

16.1

# 巩义市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巩義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主 审 李建国  
主 编 张会珍 曲夫振  
校 对 牛林兴 谢桂智  
封面题字 刘成钧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巩义市东城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

**隆重纪念巩义市（巩县）解放50周年**

（1948年4月7日——1998年4月7日）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1949年10月1日——1999年10月1日）

# 目 录

## 政 治

- 忆解放 ..... 白春堂 ( 1 )  
巩县第七区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前后的一些回忆 ..... 姚德茂 ( 3 )  
我村两次过兵的回忆 ..... 李明月 ( 15 )  
我对故乡巩义市的片断记忆 ..... 张守礼 ( 18 )  
鬼门关、阎王殿 ..... 李明钦 ( 35 )  
费云芝的控诉及张呼兰轶事 ..... 张荣贤 ( 38 )  
巩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回忆 ..... 路志宏 ( 42 )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 ..... 焦庭才 ( 47 )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 焦庭才 ( 51 )

## 军 事

- 我在黑石关阻击战中的见闻 ..... 李 江 ( 53 )  
回忆那些年的几件事 ..... 李天锡口述 崔振普整理 ( 57 )  
日伪对巩县抗日六区的两次袭击 ..... 张荣贤 ( 67 )  
关于蒋介石枪毙韩复榘补遗三事 ..... 康永奇 ( 70 )  
日机轰炸仓西学校罪行纪实 ..... 李建仁 ( 72 )  
日机轰炸古董集 ..... 崔振普 ( 74 )  
关于38军电报中的一个称谓问题 ..... 景朝群 ( 75 )

## 社 会

- 我与故乡同命运 ..... 于道昆 ( 77 )

痛苦的回忆，难忘的转折	孙一民	(80)
崔振汉对往事的回忆	崔振普整理	(85)
我在旧社会目睹的流血事件	崔振普	(90)
拦路抢劫者	李江	(92)
邵宏基和清官碑	闫明斋口述 崔振普整理	(94)
回忆旧社会的几件事	张荣贤	(100)
生平一件亏心事	崔振普整理	(105)

## 经 济

五十年代巩县青年开发新疆纪实		
.....	崔光文文 崔光远 崔振普整理	(107)
从我家的一件小事看“四大家族”的发财	李建仁	(116)
回忆解放前巩县市场的几味名品	李建仁	(118)

## 人 物

我见到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崔振普	(123)
难忘的一次——见到叶挺将军	白连生	(124)
深切怀念苑春芳同志	王志明	(127)
怀念小苑同志	雪帆	(132)
李振东	李江	(137)
忆战友焦小炎	于道坤	(149)
杨奉朝烈士	张荣贤	(150)
刘茂恩和刘镇华	崔振普	(152)

## 教 育

搏沙小学	刘庆昭	(158)
回忆原巩县中学校长刘宝民	张国瑞	(159)

## 纪念我的老师——赵连城先生

- ..... 马行道口述 刘成钧整理(164)  
附：赵连城先生的扇面书法 ..... (167)  
李培升尊师重教轶事 ..... 武磐石(168)  
袁篷同志的一封信 ..... 袁 篷(170)  
我在干沟学校校长的回忆 ..... 刘彦昌(171)

## 文 化

- 巩县新剧团 ..... 尚子力(174)  
记豫剧文生张同庆 ..... 张荣贤(175)  
张岭剧团的兴衰 ..... 张保初(176)  
巩义石窟、宋陵及康百万庄园等在破“四旧”中是  
如何幸存下来的 ..... 傅水魁(180)

## 其 它

- 裴商其人其事 ..... 周云光(190)  
村前闪射宝石光等两篇 ..... 张守礼(192)  
巩籍台湾书法家刘克礼先生扇面书法选登 ..... (196)  
11—19期索引 ..... 编 者(197)

# 政治

## 忆解放

(1948年4月7日这一天)

白春堂

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这天我七岁零五十三天，在巩县智信一校上一年级。不知何故，三月下旬后的课时上时停，老师和大人们也都神神秘秘，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时而紧张，时而深思，时而高兴，加上近几天经常听到西远方的隆隆炮声，学校索性放假了。早晨起床不见大人，院里也很寂静，揉着睡眼立在石坡顶宋三家门前，依着大槐树，眺望鳌岭巩县城北门，只见很多人站在大坡两边，手举各色小旗。太阳已一杆多高，透着红中带金的光，场面很热闹。人们不时向城门里张望。突然人群激动，有的摇旗、有的拍手、还有的欢呼，喜笑声中城门里走出头戴五星八角帽、身穿灰蓝制服的人，也有普通便衣，不少人围着白毛巾，扛枪的、挎枪的多，前面几个腰里别着盒子炮，不时向大家招手、握手、交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向城北的古董集、菜市和东站镇走去。同时还发现人们从街后拐、瓦窑湾、澡塘胡同、巴沟、闫沟、高家门、东泗河……四面八方向稻香春、永和祥、万顺庄、天仙泉等粮店、饭庄、杂货铺拥去。沉醉中也想去趁趁热闹，正待拔腿时，发现身边来了小伙伴，真是高兴之极，我们有个同感，不知怎的，今天大人们高抬贵手，不管我们了，趁机我和李路周、杨予巩、张介中、

孙大片顺着巩县城北城墙下的挖洞，钻进县政府的西花园，从西角门向东摸进了一个大院落。屋门都关着锁着，空空不见一人，满地树叶白纸乱飘，沙沙作响，好不胆颤，我们个个头皮发麻、心里害怕、互递眼色、相助勇气，硬着劲继续向南摸去。拐了几拐后到了一棵合欢树下，忽见一座大殿堂，正门露着一尺多宽的缝，我们顺势侧身挤了进去，里面潮湿昏暗，顿觉阴森可怕，顺手从地下操起一根木棒，自己给自己壮胆。镇定后，才发现堂内朝东摆了一张两头象鼻翘的大桌子，两边竖着几块大牌子，还有棍棒倒在地上，桌后有把罗圈椅。这么长时间，不见什么动静，胆子慢慢大了起来，杨予巩年岁比我们大点，头个爬上大椅子，接着你坐坐，我坐坐，拿看桌上木筒里的竹签，朝地下乱扔，学着县官的样子，反复几次，官瘾过够了，想起要回家，出来这么长时间，凭以往教训，惯例要挨打。为了打的少点，大多寻思着咋办，发现厅堂北放着几条木板凳，每人背了一条，作为折打的献礼，顺原路往回走，这时又发现口头偏西，人影细长，越发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刚钻出洞门，就闯上焦急中的大人，我们作着挨揍的准备。大人们却一反常态，没有动手，只说：“今天解放了，饶了你们。但板凳不能要，衙门里的人厉害得很，送回去”。我们虽然不知解放什么样子，但觉得解放好，我们要解放，板凳不要就不要，背着死沉，压得直不起腰来，顺手扔到沟下戏园后的乱草堆里，各自回了家。我一口气喝了三碗白面条，美的一辈子都不忘。1998年春光明媚，细雨一场接一场，一派美好景象。4月7日巩义市隆重纪念巩县解放五十周年，唤回我童年美好的回忆，记下来，表示一点心意。

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

# 巩县第七区(鲁庄)人民民主政府 建立前后的一些回忆

姚德茂

我是鲁庄村人。1948年4月7日巩县解放以后，鲁庄区政府6月上旬建立。我于8月5号到1949年7月在区政府工作一年时间，先后跟随区长郭元聚和政委许书宾当通讯员，现对解放后鲁庄区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情况作一些片断回忆。

## 一、区政府的建立与搬迁

鲁庄1948年3月上旬与4月上旬在我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之后二次得到解放。第七区(鲁庄)人民民主政府是在巩县人民民主政府在黑石关成立之后建立的。区长由解放军九纵队连指导员郭元聚担任。副区长山西调来的张奎仁担任。区政府驻扎在国民党伪县长姚云亭院内，同年9月由从河北调来许书宾任政委(书记)，区政府建立不久就成立区干队，队长山东庄村原参加过皮部的李普冷担任。驻扎在靠区政府东边的三立园姚家小祠堂内。1948年10月区政府迁往国民党嵩麓乡公所旧址鲁庄村南寨，副区长张奎仁调往新成立的小关第八区任副区长，区干队长李普冷上调，从部队留下的赵文隆、赵海潮任区干队队长。1948年11月区长郭元聚调往新郑县高夏区任区长，连日升从四区(回郭镇)调往鲁庄接任区长。1949春连日升调走，山区公安员卢伟章接任副区长，主持区政府工作。5月份区政府又由南寨搬迁到鲁庄大街地主姚清溪家院内。7月份政委许书宾经过在县城统一集中训练后，过江南下到广西，由李志接任区政委(书记)职务，

区政府人员和区干队由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个人。

## 二、区政府工作人员的来源

区政府建立起来后，区政府人员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人员的来源大体由四方面：第一，由部队转到地方和华北老解放区调来的领导骨干。如部队留下的区长郭元聚、区干队长赵海潮、从华北调来的政委许书宾、副校长张奎仁、区公安员卢伟章、李景玉、李中林等。第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八路军（皮定均部队）和积极投靠革命的当地人。如张庄村陈六银、赵城村的张书勋、原良寨村高全德、曹河村姚保、梁云平；南村寨村李太、李均宏、李英才；小相李大圈、回郭镇李沟村曹居仁、登封李良、东候村任辛酉。第三，从县（芝田）干部学校分配的几个学生孙双玉、王向伦等。第四，从扎根串连剿匪反霸中吸收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如鲁庄的姚占营、关进章、曹子轩；东候的孙增学、任金榜；另外，还有从当地吸收的贫困家庭中不懂事的十五岁左右的孩子。鲁庄姚进良、姚德茂、姚本康、李六、徐敬丙、李亮、原良寨的雷金道、后庄村的常龙、安头村的王金明等人到区政府当通讯员。主要任务是往县政府取送文件，或到各村下通知。我和王金明专门跟随区长政委当警卫，为其服务。在1948年8、9月份，国民党军队在登封骚扰，形势趋于紧张时，区长郭元聚准备带领区政府人员撤离鲁庄打游击，就动员我们通讯员回家，当时区长对我说：“国民党要来了，你回去吧。”我说：“不回去，来了就和他们打”（其实是不懂事，憋胆大）。结果我没有回家，就把李亮、李六等几个人动员回去了（年纪比我小）。

## 三、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员工作的特点

首任区长郭元聚，当时年纪四十岁，山西省潞城县黄牛蹄乡人，贫困农民家庭出身，干过木匠。1938年参加革命，曾与

日寇和国发党军队作过长期斗争，我听到他很多与敌斗争化险为夷的故事。有一次，他被敌人包围在一家院内，他把手榴弹仍在门外，炸死炸跑敌人逃出。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历和工作经验，他是一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同志非常关心爱护，诚恳待人，他工作有胆量、有威力、有魄力、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对敌斗争坚决，特别是在刚刚解放不久国民党残渣余孽、股匪仍在南山到处流窜，待机反扑，卷土重来。土匪横行霸道，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政局不稳，人心不安，社会秩序极端混乱。郭元聚区长起初只带领几个人组建区人民政府，建立自己的武装区干队，开辟新区，打开工作局面。他刚到鲁庄时区政府驻扎在刚刚逃跑的伪县长姚云亭院内，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郭区长和几个区干部夜晚用梯子爬在房顶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下乡建立村公所政权，调查了解敌情，开展剿匪反霸，收缴国民党隐藏的枪支弹药和武器装备。我跟随郭元聚区长当通讯员时，他教导我如何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一块儿去县政府（蔡庄）开会，或下农村时，他总对我说：“我们行路不要并肩走，要前后拉开距离，防止敌人一下袭击我们。”我们到村里和干部群众谈话，不让我坐在他跟前，让我到门外放哨。那时我背一枝七九式的步枪，郭区长带一支盒子枪，还有一根八音枪。区长对我说：“如果发现敌人，远的用你的长枪打，近的用我的盒子枪打，靠近身子用八音枪打。”那时郭区长和区工作人员以及区干队不断抓到截路的土匪，送往蔡庄县政府监狱。区政府经常扣押几个地主恶霸，追缴枪支，我们几个通讯员负责看守地主恶霸、土匪和国民党伪人员。有一次，郭元聚亲自审讯追缴鲁庄伪保长姚桂馥的家存枪支。1948年10月我解放军在攻打郑州时为了支援前线，郭区长亲自下通知向各村分派粮食和面粉，区政府的所有人员连夜下乡，催缴粮食。

和面粉，以及派人派车往前线运送，共支援粮食和面粉各两万多斤，以有力支援前线，解放郑州。郭元聚在任区长时也及时侦破了一些抢劫杀人现行案件，也处理了一些民事纠纷、离婚案件。郭区长在鲁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为剿匪反霸建立新政权、稳定局势、开辟新的工作局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政委(书记)许书宾是从河北调来的干部，他年仅25岁左右，他是教师出身的知识分子。随后他爱人王杰从河北调过来，也在区政府工作。1949年冬春，在剿匪的同时，重点转向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许政委领导和带领全区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和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农村地主恶霸势力，为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打下了工作基础。所以，他在鲁庄工作期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副区长张奎仁是从山西调过来的，他给地主当长工出身，工农干部，文化程度很低，识字不多，但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很坚决。在剿匪中表现很突出，生活中他艰苦朴素，头上罩一个白毛巾，真象一个老八路。

区公安员卢伟章，他平易近人、爱开玩笑、待人诚恳。他在河北老解放区长期干公安工作，立场坚定，对敌斗争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抓捕罪犯时都是打头阵。区工作员杨富贵被土匪任库杀害后，他到东侯村深入调查，追查罪犯。区队长赵海潮被杀后，他带领区工作人员深入现场，了解情况，把赵队长的遗体运回鲁庄暂时埋葬后，深入各村进行调查了解，开展侦察破案工作。1949年元月，他带领区干队和民兵从禹县抓回了大土匪头子王殿臣（后被处决）。他还搜捕其他一些抢劫的土匪，收缴了国民党不少的枪支弹药，所以为鲁庄解放初期剿匪反霸、稳定局势做出了很大成绩。

#### 四、区政府的办公条件和生活待遇

区政府刚建立，驻扎在鲁庄原国民党伪县长姚云亭院内，后搬迁到南寨国民党嵩县公所旧址窑洞，随后又迁移到地主姚清溪家内，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办公用具，如床、桌、柜子、椅子、凳子，都是收缴恶霸地主的家具，办公用品购买一些很简单的笔墨纸张，用的是白麻纸，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报告、总结、通知都用购买的颜色用于绢卷水复印。区里工作员干部带的都是短枪，通讯员带的都是长枪，下乡或到县开会都是步行、自带行李，夜晚打地铺，集中睡觉，生活待遇不分官兵，一律平等，实行供给制。单位机关大伙统一就餐，下农村在群众家吃派饭，吃后打条，山村政府收条，到区政府结算、领粮。区内工作人员每人发一条被子，一套衣服和鞋袜。每人工资标准是每月半斤肉和一斤烟末儿，合计价值中州票三角钱。区政委许书宾用一个月的工资三角钱买了一瓶三星牙膏，我说：“老天爷呀，你买一瓶牙膏，把一个月的工资都花了”。那时区干部工作非常艰苦，生活待遇很低，但工作积极性都很高。

#### 五、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

解放后区政府新政权建立后，首要的任务是剿匪反霸、稳定局势、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政权。

鲁庄位于巩县的西南部，人称“西南坡”，是巩、登、偃三县的结合部，南部属山区，靠近嵩山、登封，北部丘陵，与回郭镇为临，西部隔沟，与偃师接壤，解放前鲁庄是一个较为复杂混乱的地方，国民党地方团的几个反动势力头目都系鲁庄地方人，伪县长姚云亭（鲁庄村）、县自卫团一团团长李清标（小相人）、二团长王全山（北候人）、副团长大土匪头子王殿臣（虎山坡人），自卫团团长李春旺（后庄）等人，跟随他们干事的人也比较多，所以那时在县城人称西南坡土匪窝。在日本占领时，

鲁庄属于游击区，东南部山区住有八路军，东边张嘴寨住有日本兵，北边回郭镇邵寨住日伪团王金山，王殿臣的杂牌军，鲁庄村的三保险保长张金章采取各种灵活的手段，接待八路军也应付伪军、日本兵。八路军有时袭击地方团，并和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军撤离南下，国民党地主势力反动头子姚云亭、李清标、王金山、王殿臣等反动头目杀害我大批参加过八路军的干部人员，就在鲁庄村外的东河渣子沟等地活埋或枪杀的就有数人，如鲁庄村丁中义因在抗日时期参加八路军，就在解放前，在清易镇被反动地方势力头子杀害。1948年3月鲁庄第一次解放后庄村农民群众因接待八路军，给八路军等运粮草，支援前线，攻打洛阳，而我军撤走后，巩县自卫团副团长大土匪头子王殿臣卷土重来，将接待过八路军的王长宗、曹松立、王大长等21人逮捕抓进巩县监狱，其中将王长宗、曹松立、王大长枪杀在鲁庄西门外，其余18人在巩县二次解放后从监狱被解救出来（详情见巩县文史资料96年18期）。

1948年4月鲁庄二次解放初期，由于东边郑州尚未解放、南部山区登封一带国民党残余势力股匪仍活动频繁，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土匪到处抢劫，人心慌慌不安，他们不断在南往小相路上的虎阁（有沟），北往回郭镇路上的四里碑（有临沟），鲁庄西边路上的红眼沟沿儿抢劫过路行人的财物，甚至土匪成伙儿携带枪支砸堰断路，禁止通行，把过路的人员所带的财物，逐步搜身抢光，他们还杀害我们区政府工作人员。1948年6月上旬，区政府刚刚建立不久，于6月23日区政府派工作人员温其仁（约40岁）和杨富贵（18岁左右），到东候村负责剿匪反霸，杨富贵到土匪任库家起枪，被土匪任库打死在家门口。1948年12月一天上午，区干队长赵海潮同志身带二八盒子枪前往东庄村起国民党留下的军用物资，他行至小相北安

子坡地段儿路沟，突遇土匪，中弹数枪身亡，枪被抢走。此案经过长期侦察，尚未破获。斜里庄村国民党日伪别动队伪营长土匪头子贾逢才，解放前后无恶不作，到处抢劫，他带领土匪在巩、偃两地结合部抢劫。1945年日本占领时，他带领闫根生等一伙儿土匪在同、鲁大路四里碑处砸堰断路，将路过的十几个驮棉花的牲口全部抢劫，而被劫失主则在麦地里抱头痛哭。刚解放不久，贾逢才带领土匪贾刚（斜里人）等又在同、鲁路上四里碑处截路，被我区干队打散后逃跑，在念子庄北地被抓获。1948年8月，经巩县人民政府批准在鲁庄村西庙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依法处决在西门外，这是鲁庄解放后枪决的第一个土匪头子，土匪贾刚也随后被抓获并被镇压。1949年元月，后庄村死难烈属王长宗弟弟王长太和王长海、王保钦、王延景、杨太远等人，在禹县顺店乡买新闻纸回家郭镇贩卖的路上，偶然见王殿臣骑着毛驴，戴着扒呼帽，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将其抓获扣押，又连夜派人回到鲁庄乡政府报告送信儿，区委书记许书宾立即派区公安员卢伟章带领区干队和民兵前往押回，送县监狱扣押。在1949年春天将土匪头子王殿臣先押到涉村、西村批斗以后，在鲁庄村南场姚家祠堂后边召开全区群众批斗大会，经过群众控诉其罪行以后，当众将王殿臣处决在会场后边。（详见巩义文史资料96年18期）

鲁庄地区其他几个大土匪头子除伪县长姚云亭逃跑未抓获归案外，其他如伪团长李清标、王金山、李春旺、任库都从外地抓捕归案，先后经过召开群众宣判大会，公开枪决，以此消除民愤，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

## 六、当时的社会秩序

干部被抢劫：我县刚刚解放，社会秩序相当混乱，明目张胆的抢劫屡见不鲜，更加上初参加工作的同志缺乏斗争经验，

所以才出现了干部有枪而不能自卫，反而被劫的怪现象。例如：1949年春天，区财粮助理任辛酉和李良在县政府（当时在站街）开会，会议结束回来时，坐的是火车（这是一趟货车——高边车）。当火车行驶到集沟时，有几个土匪扒上火车，把所有坐车的乘客全部搜身，把携带的财物一律抢走。缺乏斗争经验的李良和任辛酉不知自卫，带枪而不会用，结果任辛酉的一支八音枪被抢走，李良带的双背剑藏得巧妙，没被搜出，所带的区干部伙食费和中州票（当时的纸币）却全部被抢走。可见当时社会现象是极端混乱，工作也是相当危险的，但由于干部的大胆工作和党的领导，逐步由乱到治，走向了繁荣。这是个正常的规律。我写这一点，不过是个回忆而已，也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 七、区政府建立后的第一项工程——修建东河桥

鲁庄村东有一条干河，但当夏季来临，山洪暴发时，积曹山坡、白云山、虎山坡的山洪而注入此河，水势很大，深时有丈余，因地势陡，只要有一尺多深的水就可冲倒人，因而遇有山洪，地里人不能回家，候地（指四候）的人也不能回去，这确实是当时交通上的一大障碍。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区长芦伟章根据群众要求修桥，经过调查研究、查看地形、精心设计、绘出图样、到学校找老师计算土方。一切计划好后，全区动员，由部分村莊村长带领开始动工。当时没有机器，没用炸药，完全是担挑挑，层层打夯，在桥头老土上打排水洞以泄洪水，解放后的首座土桥终于修成了。时间是1949年冬。

东河大桥的修成，方便了本村农民的生产，也方便了各村车辆行人的来往，这是区政府为鲁庄地区人民发展生产、交通事业中的首件好事，得到了人民的称赞。

### 八、兴办鲁庄第一所学校

鲁庄学校是在1948年区政府成立后在姚家祠堂开办的，学

校规模不大，校舍简陋，桌凳极少，更谈不上教具和体育器材，仅有几张课桌也因停学而丢失。当时的情况是：鲁庄区政府一成立就找人恢复学校，鲁庄姚秀奇在解放前就教过书，故郭元聚区长委托姚秀奇筹备建校事宜。姚秀奇接受筹备开学一事，在本村聘请了8个老师，姚开运任教导主任，董占五任总务主任，东拼西凑借来了办公的桌椅，勉强开学。吸收学生200余人，设六个班级，区委许书宾曾到学校亲自教学生扭秧歌、打花棍等文娱节目。这些文娱活动都是从河北老解放区传过来的。后县教育局命名鲁庄学校为“第十九完校”。一年后（到49年）学校大有发展，远远超过了解放前的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九、我参加工作情况及体会

1948年春天，我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端贫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其危险性是很大的。其一、参加工作会被敌人杀害；其二、怕八路军会撤走，国民党卷土重来，无生命保障。我到区政府工作后，村里就有人扬言，姚德茂到区里工作，国民党回来非杀他不可。

当时群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并不十分了解，甚至还轻信国民党、地主恶霸散布的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在河北共产共妻啦，杀人放火啦等等谣言。所以老实农民不敢接近八路军，更不敢参加八路军。动员参军有的躲藏，甚至有的逃跑。

我当时参加工作，并不懂革命的目的和党的政策，而是盲目的冒险参加了革命工作。参加工作一年后，由于不断学习和领导的教诲，对革命的目的和党的政策有一定的认识，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在政治上开始翻了身，在生活上有了保证，文化知识也在逐步提高，具体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在政治上翻了身。我参加工作在区政府给区长郭元聚当通讯员，我对